

Human's Initiative is Constantly Valu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Art — Taking Oscar Schramer Ballet as an Example

Peilin Xu

Tianjin Academy of Fine Arts, Tianjin, 300000, China

Abstract

Taking Schlemmer's *Triple Ballet* as an example, it introduces the embodiment of Bauhaus artistic style in stage art. It emphasizes the clos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dancers and the stage, show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space. The way of dance performance has changed from the traditional softness and elegance to rationality and rigor, emphasizing human subjectivity. The simplicity, practical design style and mechanical pursuit were reflected in Schlemmer's stage design, when the prototype of "threshold space" already existed in the stage design. Bauhaus' stage art has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modern art and design — people's subjective feelings are constantly valued.

Keywords

Bauhaus stage; ceremony; human dominance; machinery; threshold space

人的主动性在艺术发展中不断被重视——以奥斯卡·施莱默芭蕾创作为例

许佩霖

天津美术学院, 中国·天津 300000

摘要

以施莱默的《三重芭蕾》为例,介绍了包豪斯艺术风格在舞台艺术中的体现。强调舞者和舞台的紧密联系,展现出人与空间的关系为中心的阶段论。舞蹈表演方式从传统的柔美、优雅转向理性和严谨,强调人的主体性。包豪斯风格的简洁、实用的设计风格和机械性的追求在施莱默的舞台设计中得到体现,此时“阈限空间”的雏形已经存在于舞台设计中。包豪斯的舞台艺术对现代艺术和设计产生了重要影响——人的主观感受不断被重视。

关键词

包豪斯舞台; 仪式; 人的主导性; 机械; 阈限空间

1 引言

包豪斯艺术风格在20世纪中具有显著地位,尽管包豪斯学派的存在时间不长(1919—1933年),但对现代设计、建筑和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是在包豪斯时期的舞台艺术领域,其独特的表演形式和情感表达方式备受关注。而奥斯卡·施莱默作为包豪斯舞台艺术的关键人物,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文献还相对不足。正如张钊在其对包豪斯戏剧及舞台创作的研究中所指出的:“中国对奥斯卡·施莱默的研究并不丰富^[1]。”论文将借奥斯卡·施莱默的芭蕾创作论证人的主动性在艺术发展中不断被重视。

2 仪式性的动作安排与舞台设计

《三重芭蕾》的创作者是奥斯卡·施莱默,该作品于1922年首次上演。观赏《三重芭蕾》留存影像时,“仪式”这个词就浮现在脑海中。“仪式”多指典礼的秩序形式,是谨慎的、刻意安排的。“戏剧其实是‘一种社会语言范畴内的’通过仪式,即通过一系列的动作、语言、器具等的结合完成一个形式上的礼仪性过渡^[2]。”在《三重芭蕾》中,舞者的动作像是牵线木偶,呈现出以人体为核心的变形表演。施莱默认为任何艺术媒介都是“被创造”出来的,因此这些被“刻意”安排的动作,强调了次序和结构,使空间与人融为一体。

《三重芭蕾》的舞台设计与传统芭蕾舞表演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强调了舞者和舞台之间的紧密联系(图1)。观众的注意力不仅停留在舞者柔美的舞姿、简洁而又华丽的服装以及美丽的妆容和脸庞上,更会将注意力转移到舞台空间与舞者的关系上。换句话说,传统的芭蕾舞或戏剧表演中,

【作者简介】许佩霖(2002-),女,中国福建泉州人,在读本科生,从事新媒体艺术研究。

观众通常关注的重点是舞者自身，舞者与舞台背景的变化并不会影响整体效果。然而，在施莱默的舞台设计中，舞者和舞台是作为一个整体来呈现的，一旦改变舞台背景，就会破坏这种整体性，使得这场仪式无法顺利进行。施莱默发展了一种以人与空间的关系为中心的阶段论。



图1 奥斯卡·施莱默《三重芭蕾》(1922)

3 人与机械的关系与表演方式

在这个“仪式行为”中，人被机械束缚，但是人又主导了机械的运动。“在表演人主体性与机械性对比中，体现人主体性的表现形式由隐藏逐步变为了显现，由外观机械、几何方式的表达变为了内化理解机械性并在肢体上进行体现^[1]。”这种表演方式，使得芭蕾舞脱离了通常被认为的柔美、优雅、力量感，以及主动给予大众的情感认同，似乎变得理性和严谨起来了。在直接、立体、机械性的表演中，观众的情感处于主导地位，能够感受到一些旁人可能无法感同身受的——人的主观性逐渐加强了。包豪斯风格随时代发展逐渐趋于理性化，在这里也得以印证。

包豪斯风格是顺应德国的社会环境变化而成长起来的。由于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工业革命的冲击，包豪斯逐渐走向理性主义，强调功能至上的极简设计。

这种设计风格在奥斯卡·施莱默的舞台设计和戏服设计中也得到了体现。戏服设计删去了无用的装饰，采用了极

具工业性的线条和几何元素，背景布置也遵循相同的设计原则。这种设计风格的应用，使得舞台和戏服更加简洁实用，并且展现了施莱默对于机械性和严谨性的独特追求(图2)。



图2 奥斯卡·施莱默三重芭蕾舞团所有小雕像(1927)

4 楼梯表演与现代艺术

《三重芭蕾》中的第二幕(粉色)及第三幕(黑色)设计，舞者均出现在了楼梯上的表演(图3)。这种直观感受到的机械感和抽象性，让笔者不由得联想到杜尚于1912年创作的《下楼梯的裸女》(图4)。他运用抽象的线条和形状组合绘画，将时间和空间的概念融为一体，打破了传统绘画的形式和逻辑。这对立体主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波普艺术、观念艺术等的出现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施莱默在1932年于布雷斯劳学院任职时创作的《包豪斯楼梯》也表现出类似的风格(图5)。从画面中可以看到，他对人物形象做出了几何化的概括，通过腿部和手臂的关节位的变化来表达人物的动态，仅凭身体的细微曲线来区分男女特征。这种机械感和抽象性也成了现代主义设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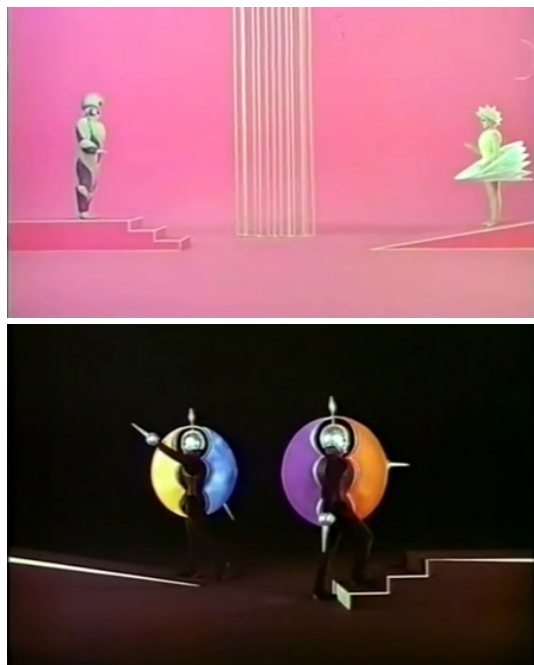


图3 奥斯卡·施莱默《三重芭蕾》(1922)



图4 杜尚《下楼梯的裸女》(1912)



图5 奥斯卡·施莱默《包豪斯楼梯》(1932)

5 阈限空间与观众参与

施莱默的《三重芭蕾》同现代艺术相比是毫不逊色的。在他的舞台设计中，“阈限空间”的雏形就已经存在了。这种将“阈限空间”应用于舞台设计中的做法反映了施莱默对空间和界限的探索和思考。在人类学中，阈限一词用来描述发生在通过仪式中间阶段的方向迷失，标志着一个人生命的某一点到达另一个阶段的转变。比如，青春期是童年和成年期之间的阈限空间。而连通两个房间的走廊、连接两层楼的楼梯就是阈限空间在物理空间上的体现。阈限空间就如同“空无一人”过渡场所，人们会感到孤独、困惑和犹豫，由此，

对黑暗和未知的联想被激发出来。这种联想并不是创作者的良苦用心，而是每个人独特的情绪认知。这就类似于中国画的留白艺术，在确保作品有章法的同时，给观者留下想象的空间。这也是现代艺术中常常被运用的手法，使得作品更具有探索性和思考性。这种探索和思考同样由观众主导。

6 结语

奥斯卡·施莱默的舞台设计、戏服设计和表演方式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思考维度。工业革命的到来，人类与技术之间的关系变得密切。包豪斯风格影响了人们对艺术的认知，思考人类、艺术与技术三者间的关系，技术如何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艺术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以及艺术与技术之间的相互融合。这种思考维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现代艺术和设计的发展。我们在观察近现代文化艺术运动的变迁时，会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艺术越来越注重内在情感的表达，而不仅仅是外在的形式或技术。这种趋势在达达主义、立体主义，还有超现实主义画作、诗歌等均有体现。同时，人的主观感受在艺术风格的更替中愈发被重视。到如今，新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艺术形式的不断迭代，始终坚持着“以人为本”的基础。

总的来说，包豪斯风格以及后来的许多文化艺术作品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灵感，使我们能够更好地主动理解和表达“人”。无论艺术如何变化，其本质始终是关于人的情感、体验和感知。这也是我们在创造任何艺术形式时都应该牢记的原则。

参考文献

- [1] 张钊. 混乱中的抽象——施莱默在包豪斯的戏剧及舞台创作研究[D]. 杭州: 中国美术学院, 2015.
- [2] 彭兆荣. 文学与仪式: 文学人类学的一个文化视野[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 [3] 彭彤, 秦瑾. 现代设计的符号规训与身体反抗——以奥斯卡·施莱默舞台剧几何化人物形象设计为中心[J]. 哲学与人文科学: 社会科学 II 辑, 2021(2).
- [4] 王受之. 世界现代设计史[M]. 二版.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5.
- [5] 张菁芮. 精神分析视域下梦核的艺术表现与审美心理研究[J]. 文化综合, 2023(4).
- [6] 陶倩影. 论莫言《锦衣》中女性的通过仪式[J]. 哲学与人文科学: 社会科学 II 辑, 2018(2): 77-80.
- [7] 彭兆荣. 论戏剧与仪式的缘生形态[J]. 民族艺术, 2002(2): 121-132.
- [8] 胡祖豪. 超现实主义与数字媒体艺术[J]. 哲学与人文科学, 2012(14): 130+55.